

1008

恭錄文史資料

第七輯

92



泰 县 文 史 资 料

第 七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
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

目 录

工 商 经 济

- 泰县精锻齿轮厂……………胡曦雯 朱书忠 (1)
- 民国时期姜堰百货业资料拾零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郑怀山 (31)
- 姜 信……………钱冬明 刘元仁口述
白汀整理 (48)
- 姜堰的渔行……………陈楚树 沈铭涛口述
杨永华整理 (51)

政 治 军 事

- 十兵团司令部驻姜堰………胡曦雯 洪惟泰 (59)
- 税警团在姜庄一带的活动情况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李 秋 (63)
- 蒋军在石家埭河东南舍滥杀无辜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陆乔松 丁玉曙 (68)

人 物 春 秋

- 人民英雄曹银山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 曹银山口述 朱书忠整理 (72)
- 太谷学派·黄门及其他
——《周太谷评传》摘抄…………… (89)
- 蒋文田评传…………… (94)
- 黄葆年评传…………… (109)
- 黄葆年的学生小考 …………… 章子敦口述
…………… 胡曦雯 李秋整理 (128)
- 姜堰的私塾与黄门学派 ……王星叔口述
…………… 胡曦雯 李秋整理 (133)
- 黄葆年的九九消寒诗…………… 洪顺章 (140)
- 他为越剧谱新章
——记著名越剧作曲家顾振遐……………丁昌贵 (143)
- 雪烦法师简介…………… 钱忠怀 (152)

社 会 变 迁

- 五十年代初姜堰镇社会福利事业琐记
…………… 曹 忠口述 白 汀整理 (156)
- 东板桥的变迁……………韩仲勋口述 陈怀玉整理 (172)

泰县南乡民间住房考……………姜托夫（178）

民 间 习 俗

姜堰狮灯舞……………吉万泉口述 杨永华整理（192）

姜堰迎神赛会……………徐逸舫 康鹤山等口述

王根法整理（201）

谈谈旧私塾……………巫祖才 林良如（221）

读者来信……………（232）

泰县精锻齿轮厂

胡曦雯 朱书忠

泰县精锻齿轮厂，30年前是里华公社一个小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。30年后的今天，发展成为国家中型企业，泰县的骨干企业。她的产品享誉海内，质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。而他们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就连本厂的青年工人也了解不多。这篇史料将以翔实的历史事实叙述其创业经过，以此奉献给关心她、热爱她、研究她的朋友们。

一、在跃进的年代诞生

1958年4月，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形势下，里华人民公社成立了“里华铁木竹农具生产合作社”，参加合作社的有龚士龙等8名铁匠，4名木匠和营业员、会计、炊事员，共计15人，生产钉钯、大锹、锄头、扁担、

小车等农具。不久，调进年青木匠王庚贵担任农具社的副主任。农具社设备简陋，就是两张铁匠炉，几把斧头、凿子、锯子和7间茅草房，全部家当不足2000元。

这群农村匠人，生产着延续了千百年的简单农具。尽管他们力没少出，汗没少流，但农具社的年产值不足万元，利润不过百元，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块钱。

经过两年的努力，1961年，农具社略有发展，铁匠炉增加到4张，工人增加到40人，其中，女工1人。文化程度很低：高中水平的仅1人，高小、初小10人，半文盲、文盲29人。工人中铁匠13人，铜匠3人，圆料木匠2人，一般木匠19人。年龄结构：16—20岁的17人，21—30岁的3人，31—40岁的6人，41—66岁的9人。

里华农具社发工资没有工资表，财务往来没有帐册，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管理。1961年下半年，泰州县手工业联社调供销社李长涛等来清理帐目。从此，才比较正规地建立了财务制度，李长涛也因此留下来当了农

具厂的会计。

二、在下放期间求生存

1962年，贯彻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，上面决定下放社办工厂，加强农业第一线。农业是根本，农具社因为姓“农”，虽然未被下放，但只允许保留7—9人，县手工业局照顾里华保留12—15人。生产农具，无利可图，只能保本。从这一年起，农具社“以副养农”，搞一些农具以外的“吃饭”产品，争取为发展农具社积累一点资金。

1963年，里华农具社更名为里华农具厂。原来在大跃进中搞农具改革，生产绞关、车辆等借的两三万元贷款，穷得分文还不起。1964年，公社为了扶持这个厂，全部减免了这笔贷款。

1965年，县手工业局调来姜春新担任厂长。这时，农具厂按编制只应有半个管理人员，现在，只好超编半人。姜春新来当厂长时，厂里没有伙房，没有宿舍，自己买了一只煤油炉子烧饭吃，每天到厂外去借宿。条

件虽然艰苦，但他仍一面坚持生产铁木竹农具，一面积极开展小件翻砂，以便提高厂里的经济效益。搞铸造，对于里华农具厂来说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他们向杨庄借鼓风机，向叶甸借小扳炉，向沈垛借柴油机，东讨西借地开始了小件翻砂。借沈垛的柴油机，每借一次要给4元钱，开机两小时还要再给两块钱，晚上借来，第二天早上送走。就这样，借设备生产，先后达两年之久。

搞翻砂，产品开始销路不好，工厂发不出工资，工人每天只能拿到伍角钱的生活费。一次，姜春新厂长出差回来，连15元的差旅费都没钱报销。在工厂的财务上没有安排接待费，为了接待客人，他们把王庚贵副厂长的名额放到车间去拿计件工资，这样每月可多拿几十元报酬，厂里来了客人则由老王领回去招待。

搞翻砂比单纯生产铁木竹农具的利润要高些，但是，靠“借鸡生蛋”总不是办法。

“穷则思变，要干要革命”。他们决心向前闯，在“闯”字上求生存。1966年冬天，厂

里从上海一家工厂接到加工台虎钳的业务，正巧这个厂急于淘汰一套浇铸设备，里华农具厂资金短缺，想买又买不起。于是，双方经过商谈，一拍即合，决定设备由农具厂先运回，投产后用生产的台虎钳抵销欠款。协议谈妥后，厂里用5条大船把设备运到里华，当时从厂长到工人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。经过这番努力，铸造生产才有了起色。

为了按时向上海厂家交货还款，工人们日夜组织生产，哪怕是冰天雪地也不停息。这年冬季奇冷，里下河河流封冻，厂里运焦炭的船停在鲁汀河无法开到里华，眼看就要停产。干部、工人摔掉棉衣，冒着凛冽的寒风一齐上阵运焦炭，肩挑人抬，往返20里路，终于按时完成了台虎钳的浇铸任务。

冬季，是农具生产的淡季，铁匠闲下来没事干，厂里组织他们生产螺丝钉，争取冬闲不闲。这个时期，全厂月工业产值也能达到一千多元，利润二三百元。

三、在“文革”的夹缝中发展

1966年下半年以后，全国范围内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，大小城市的国营工厂纷纷停产闹革命。里华农具厂地处偏僻的乡村，虽受“革命风暴”的波及，但影响不太大，工人们仍天天坚持上班。干部们看准了时机，主动跑到上海去揽活干，想在“文革”的夹缝中扩大生产。在上海找业务，谈何容易！上海人认为，苏北工业落后，不能在落后的地方找合作的伙伴。而姜春新却认为，“喝要喝烧酒，斗要斗狠口”。上海人对产品要求高，不打进上海市场，工厂就没有出路。万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为了打进上海市场，农具厂做了三件事：一是从上海请来项达平、周佩良两位师傅。这两人车、钳、刨、铣都会，并带来了技术、材料和业务，帮助农具厂搞铸造，传授生产技术。厂里派高中生王欣林等跟他们学习技术。农具厂给老项、老周的月工资均为90元，在当时比厂长的月工资还多40元。还请来一个上海

通，他叫陶金龙，是上海第一五金采购站下放的职工，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，头路很熟，下放后，东奔西走谋生。里华农具厂把他看成是打进上海的一根拐杖，聘他当采购员。农具厂生产的台虎钳，都由他销往上海采购站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造反派经常清查“黑户口”，老陶有个儿子在里华，没有落户，为了避免纠缠，厂里来了个两头瞒，把他送到上海一家工厂去学徒。老陶更感激，铁下心来为农具厂服务。二是派俞学文等有文化的青年去泰州有关工厂学习电工和铸造技术，为厂里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。泰州林机厂有个翻砂老师傅的儿子插队在里华劳动，农具厂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把他招进厂做工，月工资80元。这位老铸造工非常感动，把自己所学的铸造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前去学习的同志。三是发挥当地人才的作用。里华有两位车钳工在江都一家社办厂做工，厂领导多次上门做工作，动员他们回来为里华的工业出力。这两位同志后来都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。

1967年下半年，农具厂从上海接到生产阀门的业务，并带回了产品图纸，可是，由于厂里没有一台车床，无法投产。工人们急得团团转。副厂长王庚贵，顾不得爱人即将分娩，出差买机床。“又要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。为了买一台既实用又便宜的设备，他去高港、南京、南通、徐州，东挑西拣，终于在阜宁县的益林镇买到了一台C618型的旧车床。回来后，又七拼八凑地浇铸了床身。跳里跳外，前后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才把阀门的样品送到订货单位。对方见到样品，啼笑皆非：这不是“正月半卖门神”吗？订货单位说，你们来得太迟了，这个产品已经由你县另一家在生产。老王他们一听，凉了半截。对方很同情里华农具厂，想了想对王庚贵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这里还需要一种型号的铸铁阀门，你们把图纸拿去，双方签个合同，但要尽快拿出样品。”王庚贵等带着新的希望，带上新的订货合同乘船返回江北。船至高港，大雨如注。他们深知时间的价值，不能再“正月半卖门神”了。于是脱下

上衣，紧紧裹着合同纸和产品图纸，坐二轮车赶往姜堰，到县手工业局时，浑身上下全部湿透，唯有合同纸和图纸是干的。局长们十分感动，很快在合同纸上盖了章。由于农具厂机械设备不足，不能尽快按合同向用户交货，1967年，他们又从上海旧货商店买回4台旧车床头，其中3台小的1台大的。3台小的另买床身相配，大的车床头，自己动手，用水泥浇了床身。这样铸铁阀门才按合同兑现。在动乱的岁月里，造反派多次上门批判姜春新等人使用“三无人员”（无介绍信、无户口、无证明），使用“技术黄牛”（聘用的技术人员），指责他们“以生产压革命”的行为。姜春新、王庚贵、李长涛等人，不怕压，不动摇，始终团结得象一个人，坚决把生产放在首位，坚决要把厂办下去。当时上面还强调“以粮为纲”，规定里华每年要产3000多万斤粮食，要上缴国家1000多万斤粮，100多万斤棉花。农业虽然上缴这么多，可是，公社还是很穷，连订一条公用的小轮船，也拿不出钱来，还得靠农具厂支

持。要得富一定要发展工业。当时，话虽没这么说，但大家心里都有数。1967年夏天，大队要每个工人交2000斤青草作绿肥，完不成任务工厂就得停产突击。工人们果真停产去搞绿肥，上海这批业务阀门就不能按时交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厂长叫工人到生产队去打假收条，证明绿肥任务完成了，而后关起门来搞生产。公社党委书记曹金元一方面很抓粮棉生产，一方面也对农具厂领导暗送秋波。他对姜春新说：“你们搞你们的，造反派找你们的麻烦，由我来做工作。”后来农具厂这项铸铁阀门业务一直做到1970年。

里华农具厂，由于工人技术不断提高，机械动力不断加大，生产任务有时不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饥不择食”，工厂不管接到什么业务，都想干。1968年冬，上海一家工厂要求农具厂为他们加工2台C6136车床床身。这是苏联设计的一种车床，仅图纸就有十几张。一个只能浇铸小阀门的农具厂，如今要浇铸这种车床的床身，真是够大胆的。多少个夜晚，王庚贵坐在煤油灯前看图纸，

一张一张地分析研究。他原是一个木匠，一边看图纸，一边揣摩木模的制作工艺、规格要求，硬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，掌握了制作床身木模的全部要领，做出了木模，如约浇铸两台床身。订货单位看中了这副木模，又花钱把它买去。里华农具厂这次净赚了4000多元。这可是当时农具厂赚钱最多的一次。全厂上下都很高兴。

里华农具厂像一只雏鹰，时刻想展翅，想翱翔，从厂长到工人个个憋着艰苦创业的一股劲。他们用自制的C6136车床的木模，自己浇铸了10台床身，又陆续到外地买回了10个旧车头。这一笔帐，厂里不仅添了10台设备，还节省了几万元资金。

自己动手，不但武装了自己，更壮了自己的胆。他们在装置C6136车床过程中，一些部件要到20公里外的苏北电机厂的龙门刨床上刨削加工，很不方便。他们多么想自己添一台龙门刨呀。可是，买一台龙门刨需要8万多元，厂里拿不出，自己动手造，又困难重重。单是做木模的木材就需要近5个立方；

床身重约3.5吨,要在里华农具厂造出来,需要有3.5吨以上的化铁炉和能够起吊5吨的行车。这些条件厂里都不具备。1970年,王庚贵、左明广等人全力以赴,日夜奋战。他们在地面上挖床身的模型,用少量木材做成模板隔成泥芯。这种以土代木的方法,使如此庞大的龙门刨木模仅用去一个多立方木材。至于化铁炉,厂里只有一个400公斤容量的小炉子,后虽经过改造也不过扩大到600公斤。为了解决这个难点,他们在模身两端各放了一只能足够盛2吨的铁水贮包,包底打眼,用螺杆在包的顶端操纵,排放铁水。化铁时,化好一炉就向两个铁水贮包里倒一炉,并用草木灰封顶保温,待满足了床身的用量后一起浇铸。几十个人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奋战,这个庞然大物终于浇铸成功。蚂蚁啃下了大骨头。外单位来参观的人无不佩服。困难磨炼了人的才能,克服困难,增强了人的革命志气。后来,他们还以穷办苦干的精神搞成了泥模炕干炉等土设备。

1971年,里华农具厂更名为里华农具机